

夢梁錄（三）
古杭雜記



中華書局

夢梁錄
三

吳自牧撰

叢書集成初編

夢 梁 錄（及其他一種） 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古
杭
雜
記

李
有
撰

中
華
書
局

古杭雜記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
海歷代小史學海類編皆收
有此書四庫提要云所記凡
四十九條今三本皆十九條
內容相同說海在先故據以
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不著撰人名氏。皆載宋人小詩之有關事實者。各爲詳其本末。如本事詩之例。目錄末有題識云。已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其書目又別題一依廬陵正本六字。蓋元時江西書賈所刊也。所記凡四十九條。多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不足以資考核。案陶宗儀說郛內亦載有是書。題作元李東有撰。然與此本參較。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未喻其故。觀書首標題。殆古杭雜記爲總名。而詩集爲子目。乃其全書之一集。非完帙也。

古杭雜記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禧韓侂冑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梅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流淚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綰。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易被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四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雞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使卻

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爲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爲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點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化之端。斂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傳謂以污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繆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爲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承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卽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他郡歸。謁于宰。始知之。終不復入承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顛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略。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